

龔自珍全集



〔清〕龔自珍著 王佩誥校

龔自珍全集

十冊

中華書局

龔自珍全集

〔清〕龔自珍著

王佩誥校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（上海新興路7號）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850×1168 耗1/32·21 3/8 印張·2 插頁·451,000字

1959年12月第1版

1959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500 定價：（7）2.3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291 59.12. 滬型

龔自珍全集 第五輯

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

臣伏處下士之列，縱觀史冊之盛，翹首昭代之蹟，遊心官書之府，仰天章之有爛，測地輿之至蹟。我朝之盛，乃自義、炎、堯、禹以降，文儒武臣，目所不能殫，耳所不能聞，帝者號令所不能逮，史官文章所不能記。有一臣於此，遭遇隆代，明聰特達，能通文學，能見官書，能考官書，能見檔冊，能考檔冊，能鉤稽補綴，能遠遊，能度形勢，能通語言文字，能訪問，能強記，能思慮，能屬詞比事，信或有之，其福甚大，求之先士，無有倫一本，倫作「能」。比者也。臣珍禱昧，乃非其倫，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，專紀準部、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，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，箸錄文淵閣，副墨在杭州、鎮江、揚州，既富既鉅，永永不朽。臣考前史，動稱四海，西北兩海，並曰蓋闕。我朝之有天下，聲教號令，由回部以達於葱嶺，嶺外屬國之愛烏罕、那木干以迄於西海，由蒙古喀爾喀四部，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，以迄於北海。回部爲西海內衛，喀爾喀爲北海內衛。今葱嶺以內，古城郭之國，既有成書，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，其餘五十一旗，及喀爾喀四大部，縱橫萬餘里，臣妾二百年，其間所施設，英文鉅武，與其高山異川，細大之事，未有志，遂敢伸管削簡，臚理其迹，闡豁其文，作爲蒙古圖志，爲圖二十有八，爲表十有八，爲志十有二，凡三十篇。私家著述，所得疏漏，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絜短長於萬一。願見

欽定四庫書目，箸錄文淵者，於下士私述，間蒙俯采，不遺其勤，凡若干種。竊願是書，他日附官書以傳，得箸錄四庫之末簡，則無其才也，而福與之並矣。述曰：

聖祖高宗，文冠古后，剏而比之，武文咸富。述天章志第一。

滿洲祭天，則有禮書，茂彼北裔，亦考厥圖。述禮志第二。

古舞侏儻，廟門之下，號嘈者何？以侑詐馬。述樂志第三。

人戴北斗，中言匪西，出地入地，測之用圭。述晷度志第四。

內四十九，如康田功，附土默特，西旗既同。述旗分志第五。

如古康侯，盟用刑牛，畫社爲六，理藩所區。述會盟志第六。

有哲卜尊，北方大師，如宗喀巴，宏於西陲。述象教志第七。

摩騰演漢，章佳贊聖，彼徧此宏，本師所印。述譯經志第八。

小東大東，滌滌烏龍，亦有北海，厥受則同。述水地志第九。

古兀落素，今也卡倫，匪愛其獸，以隄人民。述臺卡志第十。

貢用九白，始自崇德，王會徵之，如典屬國。述職貢志第十一。

教駢攻駒，詰儒失傳，北方大政，以牧代佃。述馬政志第十二。

斯者託忒，不資豪毛，國書因之，落葉龍艘。述字類表第十三。

民生啞啞，後立文字，聲在形先，我聰厥際。述聲類表第十四。

天子命輿，地則必書，曰討曰巡，請詹起居。述臨蒞表第十五。

粲粲中原，有削有吞，浩彼諸藩，豈無革沿？述沿革表第十六。

林丹既夷，旁支具安，如鄂承不，雲初磐磐。述氏族表第十七。

收其大人，扈入居庸，固山梅勒，轄是功宗。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。

愛猷之遜，隔三百年，天聰以前，系闕弗全。述世系表第十九。

古稱封建，聖不得已，因乎自然，匪我錫祀。述封爵表第二十。

碩矣天姬，爲之哈屯，禮官擇言，匪古和婚。述釐降表第二十一。

準有鄂拓，蒙古之旗，如我京城，參佐所治。述旗職表第二十二。

推河二族，今則烏蘭，名曰寄牧，牛羊宴然。述寄爵表第二十三。

濟濃岱青，其汗其王，漠南視之，以爲朔方。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。

帝嬖天姬，再世降靈，匪戚伊勳，遽於廟庭。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。

民貴見幾，智者全生，四衛特拉，爾安爾榮。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六。

昔也五族，今也二存，督之縣之，臣有魂文。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。

唐努之山，爲北屬國，臣請上言，置札薩克。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。

帝平羅刹，嘗用其人，海西漠北，厥居屢遷。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。

藐吐谷渾，五部無統，和碩少文，台吉之總。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。

曩欽吉思，逐蘇勒坦，何如今朝？玉茲奉版。附述哈薩克爲一表。

抱羊乞錢，西東奉藩，偕哈薩克，拱我天山。附述布魯特爲一表。（以上二表，用前編修徐松所述。）

道光元年十一月朔，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。

〔是書成者十之五六，擬俟其成而別行。道光壬午九月二十八日，吾家書樓災，此書藁本之半，及

爲此書而收聚之檔冊圖誌，世所弗恆見者，盡燬。遂輟業弗爲。以總表文及序文若干篇，附存文

集中，非初心矣。自記。〕○

○據自刻本增補之。

——定齋文集

擬上今方言表

臣一本「臣」上有「昔」字。自珍言，臣在京師，造今方言書，徂江之南，〔逾〕○一本「逾」下有「四」字。歲而成。首滿洲，尊王也；臚十八行省，大一統也；終流求一本「流求作『瓠』」。高麗、蒙古、喀爾喀，示王者無外也。民之所異於禽獸也，則聲而已矣。人性智愚出於天，聲清濁侈弇鴻殺出於地。每一本每「下有」行「字。省各述總論，述山川氣也。氣之轉無際，際乎氣者有際，寸合而尺徙，尺合而咫徙。故府、州、縣以漸而變，不敢案也。董之以事，部之以物，俾可易考也，天道十年而小變，百年而大變。人亦小天，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，以有形變者也，聲之變，以無形變者也。擇擇傳記，博及小說，凡古言之存者，疏於下方，知今之不自今始也。及今成書，以今爲臬也。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，有自北而一本「北而」作「而北」。南而東西

者，孫曾播遷，混混以成，苟有端緒，可以尋究，雖謝神瞽，不敢不聽也。旁采字母翻切之旨，欲撮舉一言，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，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。臣又言曰：三皇之世，未有文字，但有人聲，五帝三王之世，以人聲爲文字。故傳曰：「聲之精者爲言，言之精者爲文。」○聲與言，文字之祖也。文字有形有義，聲爲其魂，形與義爲體魄。魄魂具，而文字始具矣。夫乃外史達之，太史登之，學僮諷之，皆後興者也。是故造作禮樂，經略宇宙，天地以是靈，日月以是明，江河以是清，百王以是興，百聖以是有名，審聲音之教也。

○據祝心淵手校本補之。

○韓愈昌黎全集送孟東野序：「聲之精者爲言，言之精者爲文。」此冠以「傳曰」，蓋以韓愈爲諸子之一，而仿孟子「於傳有之」語例。

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

不譽顏色已八年，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，始聞西命。一本無上三句。吾師○禁近大官，出萬里之磧，統甲一旅，同朝者惜公，門下士爭慰公，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，天子未闕於侍從。漢大臣得罪者，或削職歸田里，吾師猶冠三品冠，以大臣印行，一本無上四句。且翰林多不更於政，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，吾師感激報効，翻一本「翻」作「正」。在今日。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，一本無「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」十字。附區區所欲言者，以訊於隊下之吏。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，自關展移駐後，遂與四大城踞尾而五。自素賚

——定齋文集

璦琿爵後，南路無事，遂五十年矣。南路之民，與準部異，性情懦直，一異；面貌平正似內地，兩異；其文字聲音易通曉，三異。故天心之待之，亦大與準夷異。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？我國家坐食數千城，何貪於準夷哉？實以準夷迫逐回人，北徙而南，天愍回人之無辜，故開高宗皇帝，起之鄯、巴、綠之天廷，出之幽谷，暴之白日。準夷又積狡爲叛，其性惡，自祖先而然，氣感於天，而怒觸於帝。高宗，一天也，是故準噶爾故壤，若庫爾喀喇烏蘇，若塔爾巴噶台，若巴爾庫勒，若烏魯木齊，若伊犁東路西路，無一廬一帳，是阿魯台故種者。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，即知其不絕佑於回部。巨物不兩立，亦不兩仆；回部多古民，叢叢強強，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，尙有存者。天存之，高宗存之也。高宗，一天也。自波羅泥都、霍集占助逆背德，高宗始用兵於回；烏什之叛，乃再用兵於回。然而兩和卓木之罪，視準夷之達瓦齊、阿睦爾薩納爲殺；烏什之酋長罪，視兩和卓木爲又殺。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，地雖大，高宗不欲取，民雖富，高宗不欲臣。洎乎臣之取之，回國亡而種姓不亡，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，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；甚至如烏什之滅，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。故曰：高宗一天也。今之守回城者何如？曰：天天而已矣，天高宗而已矣。鄰國者，國之鑑也，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？素誠者，旗下役也，叨竊重寄，爲領隊大臣，占回之婦女無算，笞殺其男亦無算，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，烏什殺素誠以叛；烏什之叛，高宗且撻伐，且憐哀，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。御製詩，時以激變爲言，謂素誠死有餘罪。納世通卡塔海之誅也，非以失機也，以平日擾回也。明將軍、阿將軍之出也，非爲素誠報仇也，以警羣回也。至聖至明，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。嗣後各城相顧，自疑自怖。

數十年來，上賴朝廷德厚，下賴賢將軍、賢大臣等明示胸肝，告以天朝雖疆回地，斷無喜殺回人意，大臣皆奉公法。屯說戶演，賴以無事。今之守回城者何如？曰：令回人安益安，信益信而已矣。信，生信；不信，生不信。不以駝羊視回男，不以禽雀待回女。回人皆內地人也，皆世僕也，回人老一本老「作明」。於禍福最老久，祭天而祈，拜佛而誓，寫誓而記之，刻刀而銘之，以烏什爲恐。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，一王歸然，有僕三千戶，皆以吐魯番爲望。恐之言曰：莫更爲烏什矣。望之言曰：安得如吐魯番矣？故吐魯番安，而四大城皆安；四大城安，而天山南路舉安；天山南路安，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；天山北路安，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。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，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，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，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，吾師乃不愧爲高宗皇帝之臣僕。夫高宗皇帝之臣僕，回長之所敬也，回民之所愛也。郭勒之神，達巴之靈，亦必福吾師矣。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？珍又有說：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，賽因諾顏部，（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顏汗時。）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，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，東不近牧廠，而且以西論，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。亡何，漸念貪，漸忿，入寇赤臣土謝爾汗，爾汗亦有邊境細夫，不勝而入控聖祖，我聖祖乃奮天威，三起而三逐之。每一次之入，必深於前次，聖祖之創懲之，亦嚴於前次，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，謂可以集矣。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，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境地，又不幸而輾轉強大，不北噬而西嚙也，逐回部，擾青海，直西藏，鄰俄羅斯。我朝一祖二宗，三世西顧，龍顏焦勞，幸而其國篡弑相繼，幸而三策凌來歸，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，謂可以集矣。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，不幸者又幸之伏，幸不幸凡幾相迸激，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。帝怒於上，將帥怒

於下，自天而下，自地而上。大蹂大搏，千里一赤，睚眦之鬼，浴血之魂，萬億成羣，秦岱不錄，天帝不直，何爲而至是哉？彼回部者，亦有經卷，亦談因果，試召阿渾而問之，因何其細？果何其大？抑造因之時，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？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，惟當敬謹率屬，以導回王回民，刻刻念念，知忠知孝，愛惜翎頂，愛惜衣食，奉誦經典。耕者毋出屯以墾，牧者毋越圈而刈，上毋虐下，下毋藐上，防亂於極微，積福於無形，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！若夫議遷議設，撤屯編戶，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，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，用厚白紙寫上塵覽。珍受恩最深，受恩最早，故敢越分而多言。一本無上三句。惶悚！

——定齋文集

- ◎寶興，字見山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編修累遷少詹事，鎮守吐魯番，領隊大臣，四川總督，文淵閣大學士。
- ◎明瑞，字筠亭，滿洲鑲黃旗人。由官學生授二等衛，官至雲南總督。箸北窗吟稿。
- ◎阿桂，字廣廷，滿洲正白旗人。以蔭入官，擢至武英殿大學士。

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。

內閣中書、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：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，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，伏遇今日重修，欣賀無量。續者纂其所未載，修者訂其所已成。自珍與校對之役，職校讎耳。書之詳略得失，非所聞，亦非所職。雖然，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，有士言於大夫，後進言於先進之言，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。僚屬言於長官，則自珍職校讎而陳續修事宜，言之爲僭，爲召毀，士言於大

夫也，後進言於先進也，則雖其言之舛，先進固猶辱誨之。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，世系風俗形勢，原流合分，曾少役心力，不敢自祕，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，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，特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。不得以官牘請，爲書一通，如干條，如後方：

一、欽定西域圖志，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，皆於西邊新疆外隴屬國一卷，西邊有布魯特、哈薩克、愛烏罕、納木干、安集延、痕都斯坦諸類，舊志約略開載。竊謂西有西屬國，北有北屬國，北屬國之情形，與西國一本「國」作「屬」。尤不同。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、伊犁之間，東北則錯蒙古、黑龍江之間。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，如烏梁海，則聖祖平漠北用之，高宗平準噶爾用之，巴爾虎，則聖祖平羅刹用之。科布多七旗，則以貿易至，無虛月。皆見忠惻，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。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，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，考其世系，書其功績，以壯盟府之藏。而烏梁海一國，三支分處，自討噶爾丹招降後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，至今年班不絕。在唐努山者，則有和羅爾邁，見檔冊，在阿勒坦淖爾者，則有特勒伯克、札爾納克，皆見檔冊，於功不爲鮮矣，於恩不爲殺矣。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，一字不及之，疑於無此屬部者然。今開館續修志，似宜行文理藩院，徵檔冊，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，以便增補。

一、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。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錄之書，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，各官於巴彥虎皆不及之，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。按巴爾虎舊牧，當在尼布楚、雅克薩城之間，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，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，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，移送

到館，本館以聖訓、方略核對之，即可纂補。

一、扎哈沁族類雖細，已蒙欽定表傳臚入，宜將禡木特一旗，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，補入北屬國，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。

一、北之有科布多，猶西之有青海也。青海爲部五，而科布多爲部七，考現在檔案，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，曰土爾扈特，曰和碩特；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，曰杜一本，杜作札。爾伯特，曰額魯特，曰明阿特，曰札哈沁，曰烏梁海。此七者，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，六部無聞。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，無功者不書。一統志，地書也，焉得而削之？考科布多地界，在喀爾喀之西北，伊犁東路之東南，宜行文參贊大臣，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，一一移覆本館開載。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、三烏梁海同異分之故，遷徙之年月，可一並移覆，藉略見焉。（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，距唐努山三支太遠，故疑非同類。）

一、北厄魯特者，本準噶爾、綽羅斯同族，阿逆未叛時，首先來歸，詔隸三音諾顏部。據理藩院檔冊稱：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，見旗二，爵二，貝子二人。一稱厄魯特旗，一稱厄魯特前旗者是，與皇朝文獻通考合。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，一旗先駐喀爾喀河，文獻通考襲是語。按一本無按字。欽定王公傳，稱阿喇一本，喇作利爾。布坦一族，先牧喀爾喀河，後牧推河，後乃徙牧烏蘭烏蘇。丹濟蘭一族，先牧喀爾喀河，後牧西舍穆稜，後又牧推河，後乃徙牧烏蘭烏蘇。年月皆在，始皆當稱推河厄魯特也，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，何有曾牧達拉爾河之文？舊典一歧矣。於烏蘭烏蘇外，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，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，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，兩一本兩作二。歧矣。細釋王公

傳，推河始立六旗，一旗是輝特，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，與此無涉，此共四旗，茂海一旗，叛亡亦弗數，阿喇布坦之兩旗，後并兩札薩克爲一，兄終弟及，兄無嗣，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。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，此并旗年月，亦難臆斷，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。典乃稱烏蘭烏蘇爲兩旗，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，若曰從其朔，則朔當是五旗，何但二乎？三歧矣。舊典外，余一本「余」作「自珍」或「蒙祚」。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。又王公傳，王公表皆稱丹濟蘭先封貝子，其子先封公，後封貝子，並無先封台吉語，舊典及戊戌內版摺紳，皆於烏蘭、烏蘇則注曰兩旗，貝子二人，於推河則注曰一旗，台吉一人，四歧矣。官書處處不合。再四考訂，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，餘書盤戾糾紛，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，無可考。一、所貴乎重修者，謂將糾舊誤，補舊闕，亮非抄襲沿承而已。舊一統志於兩附牧地，既不道及矣，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，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，一旗係丹濟拉裔。賀蘭山在青海之東，烏蘭、烏蘇在沙磧之北，相去將六千里。一係綽囉斯族，一係和碩特族，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，以北人之祖先，移贈於西，亦豈舛之細者矣？糾而正之，諸公豈有意乎？

一、舊志於青海下，舊書云：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，於西套下又注云：四衛拉特中，北厄魯特居其一。考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，一綽囉斯，二杜爾伯特，三和碩特，四土爾扈特，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，乃補入輝特，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，及種種官書，種種檔冊，無弗合。青海是地名，非部落名，非種族名，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，後輝特有居者，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，後綽囉斯種有居者，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，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，亦編旗而處之，將合此六者，而指爲四之一乎？北厄魯特乃

綽羅斯之一支，以北爲四之一，將置其全部於何稱？今之修官書者閱至此，其謂之何？

一、西套厄魯特兩支，一和碩特，一土爾扈特，皆與青海近。戊戌內板摺紳，臚序青海之後，不誤。舊會典乃於兩支中，夾敍一烏蘭烏蘇，失之矣。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，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，應補。

一、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，人皆知之。至地有以人徙者，無城郭之民類然，如明時兀良哈三衛，福餘衛是嫡會所居，出口即是，泰甯衛出關即是，始則地因人得名，繼且挾地名而徙，今之烏梁海，遂爲皇朝極北境矣。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，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，遂稱其一區爲和碩特矣。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，自安放科布多後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。舊地名，新地名，類此者極多，考沿革者，宜略知此。一、修書宜略知鉤稽法，如四衛拉特，三有姓，獨土爾扈特無姓。由後言之，雖謂土爾扈特即是姓可也，謂和碩特即姓和碩特，無不可也。由前言之，固皆以地名爲姓，敢據撤辰薩囊書，稱其出恭博地方，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。

一、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，各種官書，獨於綽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，不知始於何例。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，細考實非綽羅斯，乃和碩特也，與它處又不畫一，今宜定一例，連姓稱綽羅斯厄魯特，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。

一、青海四部，爲旗二十有九，此外實尚有綽羅斯遺民一類，於乾隆二十九年前提徙，而無編旗明文，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，舊志因仍。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，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

略續編開載。

一、各處里差經緯度數，舊典頗多舛，如阿霸坡、阿霸哈納爾，皆左翼有之，右翼無之，左右翼里差，斷乎弗同。又如科爾沁六旗，只詳一旗；鄂爾多斯七旗，只詳一旗；宜行咨欽天監考補。

一、引書用舊說，宜加排比，各具體裁，官書中如三通，大抵沿舊文，少所發揮。如撰七音略，取之欽定同文韻統，撰六書略，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。夫西域同文志，專爲譯西而作，故於國書下，先注明西域書，乃次各種書，而所牘僅西域地名、人名、山川名，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，西域亦一隅之一隅，自宜分類博徵，備詳訓詁，以清文鑑爲主，以滿、漢官名、地名舉例，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，是撰皇朝六書略，而獨以西域爲主矣。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，故特發其凡，以勸慎重。

一、舊志驛站下云：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，置驛九。考理藩院檔冊稱，實六百里，置郵六。又志於古北口、喜峯口外，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，而張家口外，亦有新郵，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，哈拉尼敦爲住處，凡十六站，何以失載？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，亦宜略志一二，俾往來天使，知厥隘略。

一、回部風俗，亦佛教之支流，其人祖曰阿旦，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，其師曰阿渾，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，其學問曰二令，戒邪淫，戒殺，一本「殺」作「食大豕」。戒妄語，戒酒，戒盜，其字頭，始愛里普，其曆元，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無餘之法，而自成章蔀，不置閏，大約爲西洋新法曆書之所祖，或云頗近授時曆也。其教實與西洋耶穌教大異。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，水經注之祆祠，自是耶穌教，非默赫爾默特教，皆佛

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。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，不猶未遠佛意哉？一本無「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，不猶未遠佛意哉」二十二字。

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，呈覽。竊按在西洋則爲耶穌教，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，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。風俗一門，宜區以詳焉，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。（飯依回教曰瑪納底，齋期則旨瑪督阿勒黑勒正月也，勒比歐十月也。撮記之。）①

一、西域屬國，如布魯特之在南部，哈薩克之在北部，向於天朝恭謹，各官書只記大概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，曾鉤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，當代奇作，此可以沿用者。

一、西藏亦有屬國，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、烏梁海、科布多，回部之附見布魯特、安集延、痕都斯坦，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。曰廓爾喀實最大，其次曰作木朗，曰布魯克巴，曰哲孟雄，曰落敏湯，皆宜附見。廓爾喀本名巴勒布，國初，巴勒布三罕，曰葉楞罕，曰布顏罕，曰庫庫木罕，於雍正九年，各奏金葉文，遞哈達，譯出詞旨甚恭順，命以玻璃磁器賞之。後三罕合爲一。故巴勒布益強大，戊申辛亥兩用兵，亦皇朝巨事實也。風俗形勢，宜備載。

以上都一十八條，皆舉其炳炳顯顯者，餘小事，頭緒尚多，未易囂宣。懼循襲而不改，闕略而不補，顛舛而不問，苟簡而不具，棄置而不道，迴護而不變，有重修之費，有重修之名，將使後之專門者，靡所鏡也。中華文獻，夥有通人，無甲第名位，弗敢妄議，惟此類語言文字，求之親到其地者，尙或懵昧，答不中問，可知從事鉛槧之難。珍雖非絕詣，自是孤學，倘蒙垂擇，致爲榮幸，而一本無「而」字。於已非有利焉。不勝悚惶待教之至！